

# 中國古典詩歌創作上之詩讖觀

陳明鎬

**提要** 訖緯起於甚早，至東漢極盛，當時依附經而作神學化之讖緯。讖緯預言來事之吉凶，後有其言之應驗，約預占國家大事。但後來其適用個人身上，即詩人創作之詩歌內容或詩句之意思常有成為詩讖的例了。其特色涉及詩人之性命，且大多應驗於凶兆。在詩道性情之創作本質上，詩讖與詩人之性情有莫大之關係，其被呈現於其詩作中。讖緯之詩讖與個人詩讖同取詩歌形式，但內容上頗異，因為詩人偶吟詠性情而為詩，在其詩中本無預言或占卜性之文字。對詩句與事件，一些文士解詩牽強附會，所以其詩文效應於詩人自己、他人、國家之吉凶禍福。雖有些詩讖使人肯定，然只是其字句巧妙合乎日後之事實。在古代詩人之詩歌創作觀念裏相當注意詩人性情巧合詩讖，因此可以知道古人詩歌創作上詩讖之禁忌。

**關鍵詞** 詩讖，性情，應驗

## 一、前言

在中國原始社會，巫術文化蔓延，讖緯之思想在此土壤上萌芽。所謂讖緯，即預言後事之言辭。統治者以預言方式欲建立更鞏固統治地位，一些文士以神學觀點、涵有預言後事之文字，來解說儒家經典，且提供統治者。讖緯託經而說一些占卜、預言性之內容。

詩讖是一種託《詩》而作之讖緯，以詩歌之形式作預言。對此預言，釋其「讖」含義，《說文解字》三上〈言部〉云：「讖，驗也。」即為預言之應驗。另一方面，讖緯思想受天人感應、陰陽五行氣之影響，是故有神學化之內容。在漢代曾用於國家大事，後來亦出現於詩人們的詩作中，所以直接用

其名爲詩讖。此對詩道性情之詩歌創作大有關係，一是詩人自然流露當時之情志，所以創作本質上與性情、氣有關；一是他人或自己見其詩即感知朕兆，而後成詩讖。雖其思想承天人感應說與宿命論，但內容而言，與詩歌創作本質與創作動機全殊。有人說詩讖是解詩者牽強附會之結果，其說誠然中肯，然有些詩讖與詩歌創作觀有密切關係，使人肯定之。其在詩讖之觀念中可知古人之詩歌創作觀，因此古代詩人注意創作詩歌時詩氣、詩意。總之，所謂詩讖觀，即詩人所流露性情的詩文之內容或氣象、情志，後來真是得到吉或凶之應驗——大多是凶兆，是故在詩歌創作時禁忌意氣、情志的詭奇、薄弱之觀念。其詩歌創作與鑑賞有緊密關係，歷來文人多言及它，茲可探討其神秘性。

詩讖承「讖緯」之構成要素，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後漢書·張衡傳》）據此文可窺見讖之前兆、應驗、判斷。其先有預言日後之徵兆，然後真有其事符合預言，第三是有人評定預言之應驗而成爲讖。此三者構成讖緯之要素。詩讖接受其三個要素，即首先詩人以性情吟詩，其次詩句符合事實，然後自己或別人判定詩讖之與否，因此古人對詩讖提出詩歌創作上之禁忌。本文依此要素之階段分述於後，就詩歌創作心態與詩讖屬於前兆，內容與對象成爲應驗，然後討論判斷條件，最後探究對詩讖之創作禁忌。

## 二、詩歌創作心態與詩讖

詩讖之名最早記載，大概爲《後漢書·張衡傳》云：「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此張衡上疏力諫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內容不合於經典。此種詩讖之形式雖與詩歌相同，然創作動機與內容則不同，是故詩讖之創作性質分兩種，其一是「讖詩」，作者刻意以詩體創作來事之預言，故全文內容皆有預言色彩；其二所謂「詩讖」，詩人吟詠性情時，無意中自然流出後來靈驗之詩句內容。由此可見，「讖詩」如占卜預測未來，然只運用詩之形式，本與詩人之性情無關。相反，「詩讖」則以道作者性情，當初雖無預言來事之神秘性。

在個人詩歌創作作品中成爲詩讖之先例，則在《世說新語·仇隙》中出現，已脫離讖詩之有意作神秘內容，而是在詩歌中自然吟詠作者之性情，曰：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岳「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不言及政治性預言，僅抒發詩人性情。前已知道其事之不妙，自猜未免後禍，其後詩句內容巧合事實，成為詩識。先有詩歌之創作，然後他人以創作品之內容或字句引證於事實，將作品與事實巧妙聯繫，成為詩識。

人之情志在詩文中，其從詩言志或詩緣情之創作本質看，皆流露真性情。詩人有性情變化，有時曉知其作者之平常性情者，讀其作品時，則較易發現此詩中性情有異常之徵。若詩氣低落乖戾，後來真變成詩識，例如：

詩語成識，往往有之。莆田魏宜仲天申，惟度雁行也。惟度以選詩留白下，宜仲令于楚，寄詩招之。詩云「天涯薄宦一身輕，望斷吳江路不平。赤壁寒風空鶴夢，白門夜雨憶雞鳴。文章千載知虛席，貧病三春倚短檠。汝不肯來予莫往，再生應了子由情。」惟度得詩憂之，未幾宜仲死矣。（《國朝詩話》卷一）

讀此詩則知詩人久病而心情虛弱。作者創作作品，以才思表露當時性情，他人讀其作品可知作者當時性情狀態，若有反常，則推測凶多，其為凶兆多之故，然詩本性情而發之為詩，實無預言性之性情，而且無有必然性與定律性，不能每首詩皆有詩識之徵，故郭沫若說「這完全是一種迷信，有的是出于偶然碰巧，有的則出于牽強附會。」此言中肯①。再舉此種詩識：

①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所謂詩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9月），頁62。

照鄰之字昇之。范陽人。…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曲池荷〉云「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後沉潁水，已識於此。（《全唐詩話續編·盧照鄰》）

吳門程生樹，字玉森，…。惜年二十竟夭折。…辛亥春，余游吳門，將返白下，送行云「細雨不知清漏永，簷花深夜落登前。」…「分攜斟酌橋邊路，煙水蒼茫暗綠楊。」…「秋光最好重陽後，未得乘風燕子磯。」…壬子冬江北道中寄懷云「暖晴天氣稱江南，春近唯餘夜半寒。知得遠懷偏過慮，翻疑風雪冷征鞍。」…自寄此詩後，越兩月即得凶信，一似詩識。（《秋窗隨筆》）

音木妹徐孺人適徐鴻野明府（業鈞），幼隨其大母蔡太淑人學韻語。…著有《繡余吟草》二卷，惜已散佚。嘗有「冷風欺敗屋」句，音木以其語近頽喪，勸另易之。後徐任臨淄令，孺人卒於途次，竟成詩識。（《退庵詩話》卷八）

吾鄉高翰起司馬，髫年入學，會稽王瞻山廣文命賦〈琢玉亭聽雨詩〉，有「未見草逾碧，先看花減紅」之句。王大奇之，許以少女，未婚而卒，方知詩以成識也。（《隨園詩話》卷十六）

讀前詩則知其詩之性情哀思，極為悽愴蕭瑟，詩情頽喪，氣象沉著，尤其「深夜落」「暗綠楊」「未得乘風」「夜半寒」「冷征鞍」「冷風」「敗屋」「花減紅」等語更使氣象低落。看高翰起之兩句不難發現其氣象不振，年少性情太纖弱。在舉此種詩氣之例：

鄭毅夫罷禁林，行次南都遇雨，為二篇曰「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應料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樹稍頭。」又曰「榴火燒空未擬休，忽驚快雨破清秋。晚雲淡淡趁落日，只到楚江南岸頭。」僧文瑩見之，訝其氣不振，解前塘，赴青社，卒楚州。（《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四引《古今詩話》）



有關鄭毅夫之詩識，在他處亦記載：

鄭毅夫守杭，〈題僧文瑩所居壁〉云「西湖頻送客，綠波舟楫輕。春入夢徑靜，浪花翻遠晴。」又云「東風江雲北飛燕，同寄青春不相見。」又題杭郡閣云「雨影橫殘紅，秋容音映日。寒江帶暮流，曉角穿雲出。峰藏翠如織，宿鳥去無跡。封書寄所懷，聊托金門翼。」時頗訝其氣象不遠。後解杭麾，將赴青奢，以病泊舟楚州而卒。其語已兆於先矣。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四引《玉壺清話》）

他人讀鄭毅夫之詩則知其氣象不振，其所以作者性情之沉悶，其詩自然有氣勢不振之詩氣風格。文士創作詩歌說道性情，評詩時則論氣，因此有氣象、氣質、氣勢、神氣、意氣等專辭。詩識亦以詩氣解其凶兆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詩之作乃情志之所之，詩詠性情，此未必皆屬於詩識。

另一種詩識，詩句寫自己之情懷，其字句反應傳說中理想世界，而不是現實世界，其亦能成為詩識，曰：

吾畏友鶴山吳仁齋（應岳），邃於名理。有門人陳生（槐林），幼慧，…嘗賦〈游仙詩〉有云「天臺山在海之涯，劉阮春游興不賒。仙子相邀花外去，洞中飯已熟胡麻。」「歸把同心結付還，好將善語慰君顏。君王若問妾何在，說在蓬萊第一山。」「此身原是紫霞仙，策鳳鞭鸞上九天。塵世不堪回首望，如今滄海幾桑田。」未幾卒，竟成詩識，年才十六耳。（《香石詩話》卷二）

此種詩識較特別，雖詩中有作者之情志，然其不若於人間，詩語皆與現實不同世界，內容亦已離於人間現實。此種性情在創作上屢見，讀者察覺其有異

常，若後有惡號，真成詩讖。

人不知自己變化深淺，然他人易知其轉變。變化異常本無預言性，故當時不知後事，一旦發生某事，則一目了然其人性命之變化，譬如：

余〈哭鄂制府虛亭死節〉詩云「南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乙酉，天子南巡，傅文忠公向莊滋圃新參誦此二句，曰「我不料袁某才人，竟有此心胸。聞係公同年，我欲見之，希轉告之。」余雖不能往謁，而心中知己之感，惻惻不忘。第年平生詩頗多，公何以獨愛此二句？後公往緬甸，受瘴得病歸，薨。方知一時感觸，未嘗非讖云。

（《隨園詩話》卷九）

詩讖之效應幾乎大都得到凶徵，即「詩或成讖，古人每有之。但詩讖實包休咎兩途，言大都是咎徵易應，休徵未必應也。」❶，一時有感而發，道情言志之創作，竟一語成讖。古人有云「讀其詩，知其人」，在知其人的另一面，又和後來所發生之事吻合，豈不令人歎哉！

### 三、詩讖之內容

其一為政權更迭之詩讖。古代國家興亡盛衰亦不可預知，詩句中可找出國家之命運，此亦是偶然性之詩讖，殊不同於有意奪取政權之讖謠。讖謠是古代方士、政客等有目的而所制❷，然與吟唱性情之詩讖不同於此。帝王之有關政權帝位詩讖，如下：

江南將亡數年前，升元寺殿基掘得石記，視之詩也。辭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升寶位，走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

❶ 蔡雲萬：《蟄存齋筆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月），頁109。

❷ 參見謝貴安《中國讖謠文化研究》上篇〈讖謠的發生、傳播、歷史〉（海口市：海南出版社，1998年）。



燈。東陵嬌小女，騎虎渡河冰。」王師甲戌渡江；李煜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乃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乃安仁也；錢倅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三引《談苑》）

全是南唐李後主之有關史實，字句似譏謠言及人名與地名。有人據李後主久居江南等史實創作此詩，可謂當時之敘事詩，然每事合於事實而附會，此亦是巧妙之詩識，其類詩尚有例：

壽山艮岳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周圍十餘里，窮極侈麗。宣和五年，朱勔取太湖大石，廣高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噬，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賜號敷慶神運石。旁植兩貴檜，一天橋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園。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擎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南負」；而一結更見高廟御名，皆前定也。（《蠻齋詩話·詩識》）

詩識從古有之。宋徽宗〈詠金芝生〉詩，曰「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已兆靖康之禍。後蜀主孟懿〈題桃符貼寢宮〉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生。」後太祖滅蜀，遣呂餘慶知成都。王陽明擒宸濠，勒石廬山，有「嘉靖我幫國」五字。亡何，世宗即位，國號嘉靖。（《隨園詩話》卷八）

瞰谷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云「倚闌雲起亂鴉呼，黯黯西山望未無。乍入闌虛催夕景，還連風色落平蕪。主憂避殿當元日，臣職操兵見嗇夫。如我閒官神所笑，何祥欲問自疑迂。」此首乃是年元旦日蝕，瞰谷偕友人詣江亭觀音大士問籤作者，相傳籤詩中，有色蜀湘閩等字，含有四章京被禍語意。當時固不覺，而詩中「主憂避殿」「臣職操兵」各語，詩識分明，已見圍攻頤和園孝欽訓政景帝禁處瀛臺諸兆，亦奇矣哉。（《石遺室詩話》卷十六）

宋徽宗兩首詩爲詠物詩，內容上無疑凶兆，以「半分」、「南負」、「金帝來爲主」等字句判定詩讖，後蜀主之「餘慶」語亦然。此當君主之身位吟詩，後成詩讖；另一王陽明之「嘉靖」與林憲谷之「主憂避殿」、「臣職操兵」語，作者不爲執政者之身分抒寫詩，然其後成詩讖。此類詩讖之作品與政權更迭有關，一些作品自然涉及歷史事實內容，例如上述之〈戊戌元日江亭即事〉詩，此詩寫道戊戌政變之事。然詩寫性情，不占後事何如。雖與史實有關之內容，但詩寫於事前，後果有其事發生，好事者偏以詩解事所謂詩讖而已。

其二爲有關官職之詩讖。詩句成爲後來之讖，其尙有官職升降兆於詩，先就落職之詩論之，其氣勢風格衰頹，舉例於下：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讖也。  
（《青箱雜記》卷七）

於年少時作其詩，至作官才成讖①，其詩實無有凶兆或性情之低落，然再讀另一段則知性情爲何：

寇萊公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其句有「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日暮江頭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之類，音皆淒愴。末年果南遷。（《詩話總龜》前集三十四引《拾遺》）

此亦寫貶官之事，解詩者由其詩之風格析論「音皆淒愴」，再連繫落職。又談其他詩讖：

① 《隨園詩話》卷十二亦有其詩，解讖少不同，曰「寇萊公夢中詩云『渡海只十里，過山已萬重。』後貶雷州渡海，方悟前詩成讖」。



鄭魚門志鑰先生督學江南，清廉愛士，所識拔皆一時名流，沈文懿公亦出門下。偶到金陵，遊莫愁湖，有句〈別諸門生〉云「此後相逢明月夜，定知相憶在西湖。」亡何，竟歸道山，停柩湖上。人皆以為詩識。（《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中國古代詩學中無論創作或批評，詩意與詩語皆要合乎溫柔敦厚之風格，由此推論，一人之詩風若淒愴頹喪，應其性情有關，因此較易知曉其人衰敗，解詩者據此類觀點抽繹詩識。

其三為吉兆之詩識。吟詠性情往往有自己之吉兆，其詩可得知詩人之風格面目，故其詩之氣勢不同於凶兆之詩識，先讀其詩復論之，曰：

詩所以道性情，亦足以占福澤。如曲江公「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便知其忠愛拳拳矣。韓退之「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便知為倔強人矣。寇萊公「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便知為他日宰相矣。于忠肅「粉骨碎身都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便知其捐軀殉國矣。申時行「聖朝祝罔開三面，搏擊何須借爾曹。」便知為仁厚長者矣。（《退庵詩話》卷四）

詩道性情，猶可知作者情志，故孟子說「以意逆志」，此亦可曰「以詩知人」。見其詩則知其人之性情，由此可知在作品中作者神韻風格各不同，其所以詩道性情之故，清代趙執信曰「詩中須有人」此意在詩須吟詠自己之性情❶。因此不難理解詩識之吉凶，然無詩識發生之必然性，故亦為巧妙符合詩之內容而已。其如：

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

❶ 參見《談龍錄》。趙執信推衍馮班與吳喬等人之詩論，以「詩中須有人」之命題譏評王漁洋詩之空靈。

金鼈背上行。」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金鼈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讖邪？（《青箱雜記》卷七）

詩可覩人福澤。阮吳山（葵生）《茶餘客話》載：吾粵莊滋圓殿撰（有恭）朝考〈春蠶作繭〉詩云「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謂此狀元語也。後果協揆。嘉慶己未禮闈，詩題〈鳴鳩拂其羽〉。時桂文敏侍郎（芳）結句云「豈知溫室樹，自有鳳鸞聲。」總裁朱文正公（珪）謂此軍機大臣語。後果居樞要。……乾隆癸卯京兆試，詩題〈清露明珠〉。蔣礪堂尚書（攸銛）句云「夜靜珠騰采，天高露洗秋。」主試劉文清公（墉）甫見此二語，即曰「二十年太平宰相。」不待閱文，已命中矣。今尚書歷任封疆，尚用方殷，言必有驗。（《粵岳草堂詩話》卷二）

另一種，他人之作亦可預知他人之吉兆，此詩讖亦讀者將事實索解於詩句之徵，曰：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春，高麗使臣……正使洪（義臣）句云「天麻滋至三元泰，惠澤旁流四海敷。」偶用「三元」二字，本無成心，而越月春闈，粵西陳君蓮史（繼昌），竟以三元及第。國家得人之慶，已為之兆。（《粵岳草堂詩話》卷二）

作詩本無預料之意，若有字句與事實相符，乃成為詩讖。上述詩讖與氣有關，詩之吉兆亦可從詩氣判斷，清代陳僅曰「詩以氣為主，此定論也。」<sup>⑥</sup>，由前舉例之詩句看，幾乎其氣象高昂，才氣宏偉，不若凶兆詩氣之沉著。然實

<sup>⑥</sup> 清陳僅在《竹林答問》答姪子詩香問，曰「詩以氣為主，此定論也。少陵，元氣也。太白，逸氣也。昌黎，浩氣也。」各詩人皆有不同而獨特之氣，其氣表於詩文，因而讀者得知作者性情面目。此氣不只有於個人，亦可有時代之氣，由此又說「中唐諸君，皆清氣之分，而各有所雜，為長篇則不振，氣竭故也。…晚唐則厭厭無氣矣。」



爲偶合其事，若要察其似之詩句，洵不難，僅解詩者以詩句抽繹事實。

#### 四、詩讖之對象

自己之詩讖，即詩之抒發自己之性情，若有自己之身世變化，性情之鬱悶，心靈憂鬱，此心情寫於詩歌，讀其詩不難預知其人如何，其如：

小秋妹婿張卓堂士淮，弱冠，以瘵疾亡。彌留時，執小秋手曰「子能代理吾詩稿，擇數句刻入隨園先生詩話中，吾雖死歿生也。」余憐其志而哀其命，選其〈春雨〉云…小秋哭之云「心高徒隕命，身死不忘名。」小秋妹佩秋潤蘭亦能詩，贈小秋云「梅能傲雪香能永，楓不經霜色不紅。」〈哭夫〉云「身在眾中嫌贅物，心期地下伴亡人。」果不一年，亦以疾亡。（《隨園詩話補遺》卷十）

余亦有二絕句云「我有陶江數畝田，妻梅養雞足生全。李家山下遲歸去，只恐無人送羽仙。」，「昨日歸來從岱頂，古松千樹鬱盤盤。並無一鶴巢居者，都去乘軒刷羽翰。」戲為朱古微〈題歸鶴圖卷〉也。未幾，武昌兵事起，高軒者流，皆如衛師之燬於熒澤，余亦歸去李家山下，不乘車而戴笠矣。寧詩讖乎？（《石遺室詩話》卷四）

喪亡丈夫之妻極爲悲痛，心應想隨伴亡人，此性情成爲詩讖，不難預測，然至後真身亡是一種巧合，不能全信之，因此陳衍之絕句後來成爲詩讖，是自己亦不敢深信其奇。一些詩人知自己之詩句有不祥，以爲創作上犯禁忌而成詩讖，可窺古代詩人詩歌創作觀念之一角，如：

李煜暮歲乘醉書於牕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三引自《翰府名談》）

汝州劉廷芝，字希夷，苦篇詠，善爲閨帷之作。……忽作一聯語曰「今



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誰復在？」既而復嘆曰「我此語似讖。石崇曰『白首同所歸』⑦，復何所異？」乃除之，復作二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嘆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並留前句作詩，後歲餘為奸人所害。（《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四引《大唐新語》卷八）

詩人自覺詩句之內容不吉，與人之生死有關。詩讖之觀念在古代文人之間已普遍，李煜酒醒大悟詩句不祥，此詩讖觀涉及詩歌創作，因此劉希夷亦自知前作兩句似詩讖，而改作詩句，但覺仍然內容不祥，嘆道死生不能由此，提及人之宿命觀，最後竟然辭世。兩人皆知詩歌創作上若有人之生死有關內容則不祥，然此不是定數，又不是必然之詩讖。若是詩讖，柳宗元之千古絕響五絕〈江雪〉已成為詩讖，然無人曰柳氏之詩讖。據其「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兩句，可見詩境之暗淡寂靜，亦有「鳥飛絕」與「人蹤滅」等極不吉之字句，然無有詩讖之果。由此可見，古人概有詩歌創作上有禁忌的一些創作觀，若自己作品內容遇其類事，才知詩讖。如：

崔玄諫議有子名勉，與趙叔平同年登第，轉大理評事。過天津橋墮馬。時集賢韓公與趙同為開封府推官。韓，崔婿也。聞其墮馬，遽往視之，但嘔血不止。數日館於韓舍，因作詩曰「身隨花露重，命逐藕絲輕。明朝風雨霽，歸路在三清。」明日果卒，時有微風細雨。（《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四引《古今詩話》）

作者病重，命運垂危，意志性情衰弱，約知自命難保，不能熬過明日，抒發自己情志，是以說「命逐藕絲輕」「歸路在三清」等，至明日果卒於微風細雨中。此依中國人傳統宿命觀念，人不是左右命運，而是天在左右人命，如《論衡·辨祟》曰「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故人不知自己之命變數，僅吟詠自己之身世於詩歌時，內容偶然合於事實，其不是

⑦見《世說新語·仇隙》篇，指潘岳〈金谷集詩〉中一句，後成石崇與潘岳之讖。



必然。

他人之詩讖，是前人之詩巧合後來他人之事情，而不是本人之事，此時  
間相距甚遠，例如《龍性堂詩話》續集，曰：

趙文華與嚴世蕃狎飲達旦，有遺片紙於席，書李白詩句「東樓喜奉連  
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索其人不獲。未幾俱敗。東樓，世蕃號也。  
太白詩乃為千年後讖，奇矣。

丁酉夏，別楊猶龍歸，後先生書來，附以詩，結云：「聽到江猿第幾  
聲？」予為之悽然。然不以為怪。癸卯夏夜不寐。吟諷此句，疑唐人  
曾有之。乃檢唐集，見李司馬〈宋劉侍郎〉絕句云：「幾人同入謝宣  
城，未及酬恩隔死生。惟有夜猿知客恨，嶧陽溪路第三聲。」不覺大  
怪。至秋而聞先生歿矣。死生之隔，竟成詩讖，豈李司馬詩為吾二人  
作案耶？痛哉！（《春酒堂詩話》）

前人之詩句有關後人之命運，其實此為解釋者以前人之詩句解釋後人正如此  
之結果的證據而已。太白之詩過長久時間應驗於清代詩人，其實後來文人搜  
奇求異，某詩篇之字句與後事相合，牽強附會，全為無稽之談，據上述楊猶  
龍之詩可知其實。讀者疑似唐人詩，乃索唐詩集，終於找出其類似之詩篇，  
初不覺怪異，然其後聞知楊氏之歿，才知其為詩讖。詩讖本質上無預言性，  
故唐人之詩驗於清人，應是毫無相干，其如「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  
故人疏』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全蜀詩話》卷一）  
以詩字句觸諱云云。

另有時間上同一時期，某詩篇之字句內容應驗於他人，如唐孟棨《本事  
詩》，崔曙登進士後作〈明堂火珠〉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孤星。」  
後崔曙歿，只留一女名星星，其成為詩讖。再舉例：

尹文端公年七十七而薨。薨時，滿榻紛披，皆詩草也。病革，聞皇上  
駕臨之信，才略收拾。前一月，命諸公子作〈送春詩〉。西席解吉菴  
賦云「也知已經住三月，其奈逢須隔一年。遺愛只留庭樹好，餘暉空

托架花鮮。」公甚賞之，動筆加圈。歿後，方知皆讖。（《隨園詩話》卷四）

鄧英堂秀才偕妻陳淑蘭，各畫蘭竹數枝，贈毛俟園廣文。毛謝以詩，曰「閨中清課剪冰紈，夫寫簷簷婦寫蘭。料得圖中愛雙絕，水精簾下並肩看。」未幾，英堂無故自沉于水。越三月，淑蘭殉夫自縊。毛追憶詩中「雙絕」二字，「水精簾」三字，早成詩讖，嘆悔莫及。（《隨園詩話》卷六）

此類詩讖在別人之詩歌中有其相關之字句，本無異常之訊息，只別人附會其詩。前人之詩應驗於後人或某人作品成為他人之詩讖皆偶然得知詩句顯現於事實，但並無其詩情或詩氣等影響。

## 五、詩讖之判斷條件

平時熟知作者之師友，往來頻繁，概能了解作者性情與氣勢或氣概之變化，例如：

吳漢槎兆騫出塞，諸名公不勝惋惜，見於詩詞者，吳梅村、顧梁汾其最著也。…後蒙恩赦歸，…余觀其《秋笳集》，如「龍山曉色連沙起，皮島濤聲蹴岸回。」「天盡龜林通鐵勒，地從魚海入銀河。」「軍容直入無雷地，戰氣初銷盛雪天。」「種榆尚識秦人地，射柳空傳漢將壇。」「旌旆曉迷鴟嶺色，風濤春走雁沙聲。」「滿目沙場征戰後，誰將耕鑿起凋殘。」「劍鋒用盡瘡痍在，愁殺松山夜突圍。」等句，悲壯雄麗，自是出群才，宜諸公之見重也。歸未久即死，才人命薄，至今畱慨。吳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其師計青贊名大加捶楚。後見所作〈膽賦〉，曰「此子必有盛名，然不免於禍。」兩言俱驗矣。（《國朝詩話》卷一）

其師已知弟子之才氣與性情，故可預測後事。此就所謂「久注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冰鑑·情態章第四》）友人亦不難發現其後兆如何，曰：

墨華道人，姓戴氏，名小瓊，性愛菊，又號菊亭，頗耽吟詠，嬾不收拾，歿後搜其遺籃，僅數十首，然皆卓可傳。…時嘗作〈秋宵雜詠〉云「別是一般惡滋味，不愁不病不魂銷。」竊訝詩語不祥，未數日而得悼亡惡耗。詩識之說，其或然歟？（《匏廬詩話》卷上）

沈濤已知友人墨華道人之性情，然見詩句之意與用字甚不祥，則可知異常，果未過數日得惡耗。常往來友人之間易知性情變化，因此可能預測詩識。

時空之隔，使有學識之文士足以附會詩識於事實。某事過後，偶有似其事之詩字句，則聯繫於詩識，詳於史實之文士判定詩識，如：

簡文帝〈寒食〉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為「無蒂」者，是「無帝」也；「不安臺」者，是「臺城不安」也；「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龍性堂詩話》初集）

簡文帝之詩識❸，雖作者抒發心中之情懷，然明瞭史實之文人將詩之內容與字句附會歷史事實，譬如「帝」與「蒂」、「輪無轍」之「輪」與名「綸」之音相諧。又據《南史·梁本紀》於侯景之亂中，簡文帝被驅逐臺城。

讀他人之作品判斷其為詩識，其實多為讀者之主觀臆斷，而恰與事實相符，並非所有的詩歌創作都是詩識。惟他人偶知事實巧合於詩之字句而成為詩識，或是師友，或是文人，讀他人之詩認為詩識而已。

## 六、詩識之創作禁忌

❸ 簡文帝之詩識，於《古今風謠》亦載，梁武帝作「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其子簡文帝作一詩句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

詩讖之字句顯然與詩人之性情有莫大之關係，若凶兆與吉兆之詩讖互較便知其氣象之大不同，因此古人已有詩歌創作上防詩讖之禁忌，曰：「人謂富貴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康強不得言疾病死亡，或犯之，謂詩讖。」❾（《王直方詩話》）王直方本人不信詩讖，表明自己之「詩者，妙觀逸相，豈限繩墨哉？」看法。雖他不信詩讖是因為創作活動不要受其束縛，然一般文人概信詩讖，是以說人謂云云，故詩讖觀不絕於下。此觀念實為創作心理活動之禁忌，詩者志之所之，流露之詩氣低沉衰頹，此為古人畏詩讖之徵。孟子說養心養氣，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孟子·公孫丑》）其心不分氣，王充在《論衡·人壽》曰「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其志氣表現在詩文，讀者見知情志之薄弱與厚強。詩讖之禁忌則在防性情之衰落表現在於詩歌之中，此是古代文人之間已普遍之創作觀念，例如，清施閏章在《蠖齋詩話》分條有關詩論中〈詩限惡韻〉曰：

辛丑夏同諸詞人晚坐湖上，值曹司農秋岳取扇面平聲字分韻限賦，次及錢瞻伯，得「梟」字。客皆為此韻不佳；秋岳戲曰「正須梟此賊。」錢詩成曰「卻憐殊月好，頻擲不成梟。」後歲餘竟坐法死，說者以為詩讖。

大家皆想「梟」字為惡韻，古人詩歌創作理論有其禁忌，詩讖之禁忌亦有內容上之忌諱，作詩時古人皆持有此觀念。讀作品時，古人以性情或其氣判斷詩讖，故自然形成創作上之忌諱，正如：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尚未脫稿，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畢，愀然曰「子

❾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有其語，曰「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讖。」



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也？」春帆笑而不答。即於是年十月死，不竟成詩識。（《履園譚詩·以人存詩》）

讀詩之後，感知此詩作者之性情或氣勢有異常，盛年之時期不應作此種詩，如《王直方詩話》說「少壯中不得言衰老」。

古人詩歌創作時皆有一種觀念，則性情不能表達之鬱悶沉重，氣勢不要暗淡低落，不然皆不宜作詩。由詩識之禁忌可見古人創作詩歌頗持有其創作忌諱。

## 七、結論

以詩歌創作動機而言，詩本無預言性、目的性，尤其人不能操縱未來之事，亦不知其後之變數，因此何以能占國家政權替換、他人之吉凶禍福；從詩歌創作本質而言，詩人吟詠自己之情志，所以在因果關係上有偶然性之詩識，在自己之詩識與官職升落可見性情是詩識之原因。古人已在詩歌創作上對詩識提出看法，宋王楙在《野客叢書》卷十九〈詩識〉云：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為詩識。漁隱以為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大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為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為徵，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托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王楙說吉凶禍福有先兆，往往出於一時，其吾之心聲，其偶然成為詩識，而不是必然之結果。詩歌創作是心聲，故不可泥於詩識，然不否定詩識全無。他所謂詩識無有預言性，創作不可拘於詩識，然不否定詩識，此則可窺知詩歌創作觀之一面，從作品中可見其先兆，例如：



長吉「漆炬迎新人，幽墳螢擾擾」「石馬臥新煙，陵樹風自起」……等句，固鬼詩矣。即如「瘦馬秣敗草」「冷花寒露姿」「霜重鼓聲寒不起」「老兔寒蟾泣天色」「空山凝雲頹不流」「九節菖蒲石上死」「劫灰飛盡古今平」「東關酸風射眸子」「鯉魚風起芙蓉老」「家人折斷門前柳」「況是青春日將暮」「秋風吹地百草乾」「從君翠髮蘆花色」「妾言不久如花紅」，隨意拈出一語，皆夭亡徵也。（《養一齋詩話》卷五）

可見詩語之怪異，詩象之孤絕，詩氣之冷清，大抵為古代詩歌創作上之忌諱，且為詩讖夭亡之徵。

詩歌創作本於自然之性情，故無神學化之預言性。詩讖未必有必然性、定律性，因此不能每首詩皆有詩讖，此為反詩讖之故<sup>⑩</sup>。然詩者，志之所之，因此讀者則可以意逆志，讀詩知其人性情意志，其使人可預知後事之不妙，此為詩讖觀不絕之故。雖有一些附會之成分，但在古代詩歌創作上，文人普遍認知不可詩氣之低落，性情之沉鬱。劉勰《文心·正緯》曰「…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此為由肯定角度說讖緯思想之助於文章。

<sup>⑩</sup> 施閏章《蠖齋詩話·詩讖》曰「有官真似水，無夢不還家。」予寄懷同年侯藍山句也。侯竟卒於官，友人以為詩讖。然此語故未嘗言其不還也。浩然〈送王七尉松滋〉「愁君此去為仙尉，便逐行雲去不回。」老杜送鄭虔「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更不復忌諱，何也？」

